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

外遇 的理由

〔台湾〕廖辉英 著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44.572
LH4

外遇的理由

廖辉英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遇的理由/廖辉英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0. 1
(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40-355-8

I. 外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7387 号

图字: 13-1999-19 号

外遇的理由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廖辉英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

(福州新店镇湖前村大井 39 号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28 8.8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40-355-8

I·284 定价: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作者简介

廖辉英，台湾省台中县人，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从事传播工作十余年，被誉为杰出的广告创意人员。现专事写作，曾获联合报、中国时报小说奖。公认是最具现代感的小说作家。最近专注于百年来台湾社会的发展，关怀层面更深广。作品多部改拍成电影、电视。曾获金马奖改编剧本奖。著有小说、散文集四十多部。

责任编辑: 陈爱辉

封面设计: 卢 清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● 外遇的理由
● 何地再逢君
● 爱又如何
● 爱情良民

说说几句题外话

廖辉英

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、跨足千禧年的今日，女人谈起自己的情欲和身体，仍然是羞涩、忸怩、带点罪恶感、瞻前顾后又有些儿诡谲气氛的。不同于事业的拼搏和能力的发挥，女性的情欲，在阳光底下，依旧遮遮掩掩。

为什么如此呢？今天，有多少女明星大拍写真集，有些虽号称“健康写实”，其实无非都极尽挑逗、性感、暴露之能事，有些甚至都有露点的表演。女性，对她自己美丽的身体或许不愿自专，觉得自豪，甚至觉得可以做为牟利赚钱的工具……无论如何，女性身体虽仍没有完全解放，但是至少某些女体在今天，是可以让女人昂首挺胸炫耀于众，而不必再像千年以来，除了近代一些艺术家偶然的歌颂之外，女体在一般时候，都被拿来与污秽不洁、阴湿隐晦等同齐观。

而女性情欲又如何呢？

女性情欲一向都是被压抑的，这种被压抑的痛苦，几千年来没有松动过，男性以自己的情欲为主体来描述女体，最著名的是房中术和缠足；而女性情欲

则永远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湿禁忌，因为贞节牌坊表彰的，往往正是那些不敢、不能、不懂、不知又不闻不问自己情欲的女性。换言之，在男性社会体制下是没有女性的声音、位置、感觉、自我的，当然更不用说那什么情欲的了！

女性如果敢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警戒，那可要下十八层地狱、遗臭十八代甚至一百八十代了。君不信，且看看潘金莲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不肯屈从主人的淫威，被迫下嫁武大郎，进而在王婆设计好的圈套里，和西门庆苟合，再进而一不做二不休杀掉已然知情的丈夫！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武松寻仇而来，她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生命，成为中国稗官野史上永远的娼妓淫妇！永远的女性殷鉴！

一个女人，怎能有自己的感觉？怎能注视自己的身体？又怎能坦然面对自己骚动的情欲？女人不是一向被要求顺从吗？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还得从子。女人只有顺应男人的情欲做配合的工具，男人给什么，女人就接受什么；男人要什么，女人就给什么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！

然而，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，却在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之后，连带也带动了女性情欲的苏醒。而走在社会脉动之前的女性书写者，很自然就大胆地探测了这个领域。可以说，在注意到女性的命运、女性的弱势、女性的地位、女性的权益、女性和男性的对应新关系之后，

女性身体的免于被侵犯,以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自觉,自然而然就成为演进中被普遍注视的新题旨。

身为一个跨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观察者和女性书写者的我,正是用这女性的心和眼,在文学的领域中书写女性。而所有我小说中的女性情和欲,事实上没有一件是能单独审视的,必须透过我所等同描述的当时当地的背景,两性对应、社会形式、经济因素、女性自觉、女性友谊、各项女性支持条件和迫害因素等等一起观察,才显得肌理丰润、有骨有肉。也因此,这些小说尽管情色俱足,却无法用情色小说来界定和界限,我想,女性断代小说庶几可以算是吧。

1

“滴——答——！答——滴——答——”雨滴断断续续自日式黑瓦房的屋檐，滴落在窄窄的排水沟中，发出单调的声音。

空气黏黏的泥滞在暮春的黄昏里，什么都是黏答答的，扯都扯不干净。

两道眉毛怒揪成一个“八”的陈其康，自铺着榻榻米的房间的这头走到那头，然后又翻转身，自那头走回这头。

他将手交叉置于胸前，在来回踱步的规律行动中，不时停下来，瞪视着缩在房间角落的田素幸。

被头发遮住大半个脸的田素幸，泪痕因风吹得半干，漂亮的眼睛俯视着榻榻米，只看见又密又黑又长的一排睫毛。她紧紧用牙咬住下唇，也咬住了可能进出的抽泣。

在她身旁，躺着才六个月大的襁褓女婴，此时刚刚睡去，眼角腮边还有残留的泪痕。

空气压缩着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。

陈其康走了两趟，突然停下来，面对田素幸，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声调，用一种企图显得平静的声

音对她说话：

“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当初公证结婚也是我主动提出的，难道现在我会把你们抛弃不管？你用脑子想想！”

刚干的泪水又涌了出来，好不容易才将泪水止住的田素幸，无限委屈地吞吐着：

“我不是不相信，但你原来说，一旦结婚、小孩生下来，他们就会接纳我们……现在，却必须先办离婚才回得去……我总觉得不太对劲……”

“你怎么说不通？我爸爸要将财产过户到两个姐夫名下，如果我要挽回，只有离婚表示诚意，他们才会相信。”陈其康耐着性子重复要点：“这离婚是假的，办给他们看的，等事情一弄妥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接你回去。”

“可是……那要多久？也许要好几年？”

“不管如何，我都会暗中偷偷和你联络，这一点你要有信心。”

要办离婚是陈其康昨晚提出来的，但在昨晚之前好一段日子，田素幸已隐隐觉得他们之间这样的日子即将有所改变。

是的，大约两年前，由于他们双方家长强烈反对两个人的交往，素幸的父亲甚至用殴打、罚跪、禁足来阻止女儿前往陈家开设的公司上班，而陈家二老陈又新及陈吕珍香，除了暂停儿子陈其康到公司之外，也使出撒手铜，用一个月薪水权充遣散费，企图以解聘田素幸来达到隔离陈其康和田素幸交往的目的。

外遇的理由

后来，陈其康通过田素幸的手帕交张婉苓居中联络，希望素幸逃家，两人到法院公证结婚。

就这样，田素幸终于在一次父亲田善琨出去替人安神位的时候，就穿着身上那件洋装，带着仅有的几百块钱私奔了。

当然，在法院公证结婚的时候，也就是那袭碎花洋装，以及那双原来就穿在脚上的低跟皮鞋。

那一年，田素幸刚过二十岁。按照法律，田善琨是无法追究了。

然而，一对私奔且私订终身的爱侣，即使生米已煮成熟饭，刚开始确实仍不敢让两家父母、亲人撞见，因此他们租住在离两家甚远的厦门街。

事起仓猝，两个人的交往突然遭受强烈的干预与阻挠，所以私奔时，陈其康只带着身上的几千块钱，先在旅社里住了十来日，后来寻得这幢日式瓦房里分租的房间，这才暂时安顿下来。

那时两情正浓，完全没有想到往后的种种。两个人过了几个月甜蜜的生活，直到素幸怀了身孕，手边的钱正好也山穷水尽，陈其康勉强放下身价，到别人的公司任职。长期养尊处优的日子，一旦须守人规矩、看人脸色，自然不是滋味，结果待不满两个月便愤而辞职；从此一年半间，他游走了六家公司，每下愈况，越来越愤世嫉俗，到了最后，积欠三个月房租，三餐、奶粉钱都成了问题，在走投无路下，陈其康困兽一般来回纵走、绕

室徘徊。有一天,像下定决心似,红着两个眼眶对田素幸说:

“我回家去认错,虎毒不食子,他们总得接纳我……”

除了惊惧地瞪视着满脸胡碴的丈夫之外,田素幸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?能说些什么?

“家里产业那么大,我却得去仰人鼻息,那些人,有谁资产胜过我家?叫我去服侍他们,根本没有道理!”其康继续自说自话:“反正孩子都生出来了!他们不接受也得接受。”

素幸可没有其康那样乐观。陈家资产那么大,却单单只有其康一个独子,所以特别苛求他结婚的对象:门风、家世、外貌、才德,每一项都得讲究。一个看风水的地理师的小家碧玉的女儿,哪里能入他们的法眼?

陈家媳妇,除了家世,许多媒婆提亲的对象,都是日本短大毕业的大家闺秀。田素幸在他们的天平上,根本重不过一粒微尘,论学历,她只有私立高商毕业;论家世,更全不必说;只有相貌堪称秀丽,但那算得上什么?

田素幸深明这个道理,若非陈其康苦苦追求,一开始她也不敢高攀。

但感情的事,一涉身便难以走脱。等到恋情曝光,双方家长都反对,素幸却反而激起不服之心,越发地不肯放弃。

外遇的理由

然而，私奔两年，昔日两人的热恋情浓，随着孩子出世、生活窘迫，逐渐转化。

她是依然以他为天，绝无二心；其康也没有在言语上有弃绝她的表示。

可是，为了现实生活，其康要走回当初被他背叛的家，隐隐然总含着些许变数。

果然，回去以后，其康有整整一个星期过两天没有回到他们的窝巢。一回来，即刻向她提出“假离婚、真办手续”的想法。

除了这个婚约，她到底还有什么筹码在手上？她不相信其康会出卖她，但如果有他家族的压力，她就不可能继续深信不移……

况且，她生下的是个女儿，陈家不会为了一个女娃而对她另眼相看的。

这就是为什么她不能爽快答应“假离婚”的缘故。女儿没有“留用”的价值啊。

但她也深知自己不能成为其康继承家业的障碍。虽然有日本法政大学的学历，然而两年现实生活的考验，已经证明温室花朵，只合在家业担纲，于现有基础上发展。如果将他丢在没有固有基础的背景下，他必定生活得十分狼狈。

在狼狈中过日子，什么也留不住，包括两人的恩义感情。

所以呢，她是既难成全，又不得不成全的两难啊。

像现在，其康一再要她签字“假离婚”，等他掌握了家业继承权之后再回头与她复合。明知此去凶险无比，但她能不答应吗？不答应不是更会被其康怨恨，到时恩爱反成仇恨，一样也保不住这份感情。

目前惟一能依赖的，就是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惟有期望这份情能系住他的心，跑远了还记得回来……

“我带回来几千块钱，省着用，可以用上大半年，你根本不用担心，即使我大半年没和你联络，你也不必害怕。更何况我根本不会这样。”陈其康走到田素幸跟前蹲了下来，声音转为极度的温柔，右手轻轻托起素幸的脸蛋，问道：“你信不过我？”

“不、不是这样！”素幸极度不安地否认着，她怎能不信任自己最亲爱的丈夫？虽然她的确不放心、不信任，但却不能如此放胆说出来。“我只是害怕。”

“我知道、我知道，你听我说，就不会害怕。我回去后，每天，不，最少两三天就会和你联络一次，虽然暂时不能一起生活，不过，这日子很快就会过去……”

素幸知道事到如今不能再推托了，她努力想要扮出一个笑容，却只能尽量扯了扯嘴角：

“如果要办，是不是很快？”

“那当然是越快越好，越早回去，才能尽早再回到这边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素幸怯怯地看着夫婿，不敢问下去。

外遇的理由

“最好明天就去法院。”陈其康得到素幸的口风，如释重负地露出笑容：“我已找好两个朋友做见证人。”

素幸惊疑地看着丈夫：

“你已经找好见证人？”

其康有点赧然，干笑着回答：

“速战速决嘛，你也知道我的个性，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。”

素幸沉默地倾听着自己内心的低泣。她不能成为其康回到富裕生活的绊脚石，但她却在将自己推入不安定未来的行动中充当有力推手！谁能了解她内心的凄惶？

他们按照其康预定的计划，将女儿暂托给房东杜太太，然后直奔法院公证处，在那里会合其康的两个高中同学郑先生与李先生，很快签字、盖章，办了手续。

然后，其康如释重负似地说是要请郑、李两人吃午饭以表谢意，素幸一方面心绪不佳，另一方面牵挂着放在房东太太处的小女儿，所以表示要先回住处。其康看着她，也不勉强，含糊地说了些话：

“你先回去，我得赶快回家办事。”

所谓“回家”，应该是回他父母的家吧？素幸知道自己第一阶段的功能完成了！他们不曾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，因此也不必去撤销婚姻。名义上，他们已经是完全无涉的陌路人了。

但是，即使如此，当晚一直到午夜仍未等到“丈夫”

回家的田素幸，却无法很快彻悟且理解这种改变。在她心里，办离婚是假的，既然是假的，其康就该回到这个家才对。

经过彻夜不眠等待，第一道天光划破黑沉沉的夜，田素幸才哀然想到：她最亲爱的丈夫，在离婚的第一夜是不会回来了！原先她以为，刚办离婚，他最少还会顾念她的心情，回来款言安慰一番，再择日回他父母处。谁想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？

然而，噩梦才刚开始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尽管对素幸而言，每天二十四小时就像二十四年一般难挨，但距当初办手续离婚那天，已过了一个月又三天。

三十多天中，陈其康不仅不曾回来探看过，就连片语只字也不曾捎回，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竟然一去不回了。

素幸茶饭不思，瘦成一把皮包骨，有时昏昏沉沉，孩子啼哭半天，她却像游离在梦境边缘，不曾清醒哄她。

好几次，房东太太秀文敲她的房门都无法将她唤醒，不得已只好推门进去。一看到她那副活死人的样子，秀文简直吓坏了！忙不迭招呼家里的大孩子，将早餐剩下的稀粥，加水再热，熬了半碗米汤，扶起素幸，喂她喝下。

一边又匆匆的叫大女儿梅生冲奶粉喂那啼啼不休的女婴。

外遇的理由

喝下半碗米汤后，素幸慢慢恢复神智，秀文忍不住就嘀咕：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吃不喝，难道要连小孩一起饿死？”

素幸的眼角溢出泪水，慢而低地说道：

“我……是不想活了！”

“那小孩呢？”

“无父没人要的小孩……活下去干什么？”

秀文叹了口气，劝素幸说：

“陈先生也不过个把月没回来，你就这样寻死觅活。或者他真是不能分身，要做到令他父母信任的地步，好早点回头和你团圆。你若是不想活，他将来回头来找谁？”

虽是短短几句话，倒是把素幸心头那点微弱几至熄灭的心火又点燃起来，忍不住伸手羞赧地擦拭着自己的泪水。

“你们也是经过大风大浪好不容易才结合的，不要那么快放弃希望吧。”曾经在日本读过几年书的秀文，心里其实也替素幸捏了一把冷汗。其康和素幸这将近两年来的种种，她全看在眼里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房与房之间只隔着薄薄的木板，他们夫妻俩的一举一动、争执挣扎，她会不知晓？

其康一去无音讯，秀文也觉有违常理，但素幸一心要死，她不哄着怎行？